



小小说美文馆



世态万象

从我窗前经过的人

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



小小说美术馆



世态万象

从我窗前经过的人

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态万象:从我窗前经过的人/马国兴,吕双喜主编. —郑州:
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4.2
(小小说美文馆)
ISBN 978-7-5645-1663-5

I. ①世… II. ①马…②吕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0902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出版人:王 锋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龙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710 mm×1 010 mm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185 千字

版次: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

发行部电话:0371-66658405

印次: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645-1663-5 定价: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

总 策 划、总 主 审

杨晓敏 骆玉安

编委名单

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排序)

王彦艳 连俊超 李恩杰

李建新 牛桂玲 秦德龙

梁小萍 郑兢业 步文芳

费冬林 郜 毅



序

杨晓敏

书来到我们手上，就好像我们去了远方。

阅读的神妙之处，在于我们能够经由文字，在现实生活之外，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。透过每篇文章，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故事与人物，也能读出作者的阅历，触摸一个人的心灵世界。就像恋爱，选择一本书也需要缘分，心性相投至关重要，阅读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他与自己的不同，而你非常喜欢，也会发现他与自己的相同，以致十分感动。阅读让我们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羁绊，人生也渐渐丰厚起来。

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，面对浩若烟海的读物，读者难免无所适从，而阅读选本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从《诗经》到《唐诗三百首》再到《唐诗别裁》，从《昭明文选》到“三言二拍”再到《古文观止》，历代学者一直注重编辑诗文选本，千淘万漉，吹沙见金。鲁迅先生说过：“凡选本，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，更有作用。册数不多，而包罗诸作。”为承续前人的优秀传统，我们编选了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。

当代中国，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，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小小说应运而生，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。小小说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，小中见大、纸短情长，在写作和阅读上从者甚众，无不加速文学（文化）的中产阶级的形成，不断被更大层面的受众吸纳和消化，春雨润物般地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活跃的大众智力资本的支持。由此可见，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，教育意义大于它的文化意义，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。

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、雅俗共赏的特征，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。我曾提出，小小说是平民艺术，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（单纯通脱）、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（贴近生活）、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

接受益(微言大义)的艺术形式。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,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(一千五百字左右)、审美态势(质量精度)和结构特征(小说要素)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。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,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,着重强调两层意思: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,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;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。

小小说贴近生活,具有易写易发的优势。因此,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,作者也多来自民间,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左右逢源。一种文体的兴盛繁荣,需要有一批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奠基支撑,需要有一茬茬代表性的作家脱颖而出。所以,仅靠文学期刊,是无法垒砌高标准的巍巍文学大厦的。我们编选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,是对人才资源和作品资源进行深加工,是新兴的小小说文体的集大成,意在进一步促进小小说文体自觉走向成熟,集中奉献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兼优的精品佳构,继而走进书店、走进主流读者的书柜并历久弥新,积淀成独特的文化景观,为小小说的阅读、研究和珍藏,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。

编选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,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是思想内涵、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。所谓思想内涵,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“立意”,它反映着作者提出(观察)问题的角度、深度和批判意识,深刻或者平庸,一眼可判高下。艺术品位,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,设置故事情节,营造特定环境中,通过语言、文采、技巧的有效使用,所折射出来的创意、情怀和境界。而智慧含量,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“临门一脚”,是简洁明晰的“临床一刀”,解决问题的方法、手段和质量,见此一斑。

好书像一座灯塔,可以使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不迷失自己的方向,并能在人生旅途中执着地守护心中的明灯。读书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情趣,一个对未来的承诺。读书,可以使我们在人事已非的时候,自己的怀中还有一份让人感动的故事情节,静静地荡涤人世的风尘。当岁月像东去的逝水,不再有可供挥霍的青春,我们还有在书海中渐次沉淀和饱经洗练的智慧,当我们拈花微笑,于喧嚣红尘中自在地坐看云起的时候,不经意地挥一挥手,袖间,会有隐隐浮动的书香。

(杨晓敏,河南省作协副主席,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编辑,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主编。)

目录

大 家	刘 齐	001
现 场	刘 齐	003
大 门	刘 齐	005
择 邻	聂鑫森	008
灵犀与顺拐	孙春平	012
夜 吼	孙春平	014
等你老时	安石榴	017
旧 爱	凌可新	020
临门一脚	凌可新	023
弱者的强项	秦德龙	026
神奇的自来水	秦德龙	029
阳光一隅	秦德龙	032
最美丽的死	陈 毓	035
如花似梦(二题)	邓洪卫	039
夏天的秘密	邓洪卫	045
暴 走	非 鱼	048
来不及相爱	非 鱼	052
模 式	谢志强	055

樱花七日	张玉玲	058
一支烟的时间	张玉玲	061
没有生日的妈妈	梁小萍	064
新闻旧闻	梁小萍	067
大 哥	张海龙	070
遁入空门	张海龙	072
堵	闭 月	074
谋 杀	闭 月	077
幸福的蒲公英	朱耀华	080
祝福我的表哥	朱耀华	083
我为什么害羞	刘 玲	086
女人的花房	刘 玲	090
好日子,坏日子	常聪慧	094
天上人参	陈柳金	096
从我窗前经过的人	连俊超	099
结婚·离婚	崔 立	102
出 浴	李培俊	105
给我一支烟	段淑芳	108
丢失的初吻	纪富强	111
老 白	纪富强	114
肾	韩昌盛	118
俩女人的幸福生活	褚进龙	121
你敢送,我就敢收	蒋 寒	125
请 客	蒋 寒	128
普通话宿舍	李日月	132

表演者	立夏	134
你是一头森林象	临川柴子	137
抢 戏	相裕亭	140
大卫就诊	刘会然	143
卖保险的女人	申 弓	146
屋顶上的油菜花	刘靖安	149
简单爱	芦芙荭	152
尖 叫	芦芙荭	155
感谢那条蛇	马均海	158
我的名字叫罗斯	郁葱 编	161
收费标准	庞启帆	163
头 发	叶仲健	165
寻找梁山伯	叶仲健	168
玩	杨光洲	171
高墙檐下的燕子	苏三皮	174
柳 元	杨海林	177
神秘的房子	孙 凯	180
兰花挑	王文钢	183
品 茶	韦 名	186
布局者	江泽涵	190
别墅里的女孩子	谢大立	193

大 家

刘 齐

按事先约定,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时离去。归程漫长,路途险峻,不得不早点发车。大多数游客恋恋不舍地告别神秘秀丽的喀纳斯湖,按时上了车,只有三个人迟迟不归。

一时半,那三个人仍不知去向,大家不耐车内的燥热,纷纷躲到树荫下抱怨,历数三个家伙的种种不是。说什么从第一天上车就看他们不顺眼,没有一回准时的。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图财害命,别是潜逃的特务吧?就他们那熊样,哪有人家特务那两下子。

二时,人还没回来。大家开始担忧,频频向远处张望。在这支临时拼凑的松散团队中,众人与三位失踪者毫无瓜葛,但同情心和不安感还是有的。湖区一带森林茂密,人烟稀少,早年还有“湖怪”吞噬骆驼的传闻,会不会发生意外?他们几个不像缺心眼的二杆子啊。

二时半,失踪者总算出现了,每人骑一匹马,由哈萨克族小孩牵着,优哉游哉,毛发未损。原来他们的迟归,只是为了贪玩。

大家松口气,纷纷回到车上,准备出发。不料那三人下了马,却并不上车,和导游打个招呼,就旁若无人地钻进路边的小饭馆。

人们震惊了,愤怒了。这么晚回来,还好意思吃饭?素质太差!这不是欺负人吗?拿我们当什么了?谁去说一说,快开车吧,太晚了不安全,尽是



盘山道，车翻了大家一起玩儿完，谁也跑不了。

愤怒了半天，只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女人独自下车，前往交涉，其他人则留下来继续愤怒。

北京女人进了饭馆，试图阻止那三人点菜，建议他们买点干粮带走，未遂。向导游和司机求助，也未遂。导游、司机看来与饭店老板很熟，他们伙在一起，齐劝北京女人不要着急。

煎炒烹炸的油烟中，北京女人咳嗽两下，言辞激烈起来，其关键词有“信用”“权利”“做人”“回扣”“大家”什么的。迟归者中的一个冷冷反驳道：“大家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女人就代表大家了？”

北京女人顿时满脸通红，疾返中巴搬救兵。谁知大家都不肯当救兵，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，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。北京女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在酷热的阳光下傻傻地干晒着。

三时，迟归者吃完饭回来，车上的人适时转了话题，谈起奶茶和伽师瓜。中巴启动时，北京女人突然出人意料地提议，由迟归者向大家道歉。

全体游客一愣，当即鸦雀无声。都说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其实许多时候于无声处不一定有惊雷。汽车闷闷行进，远处牧场的羊群默默吃草。有人小声说：“得了，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。”一些人随声附和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北京女人冷笑，自言自语：“听说当年，日本鬼子一个班就敢管咱一个县，开始我不信，现在有点儿信了。”

无人接话，几个八九岁的孩子困惑地看看这个成年人，又看看那个成年人。

中巴改换低挡运行，地势陡峭起来。

现 场

刘 齐

人们进了场子，脸上亮亮的，都挺兴奋。从前只是在塑料盒子外面当观众，当一百年也是沧海一粟，今天一下子成了现场观众，现场！灯光照着，镜头瞄着，导演陪着，荣耀啊，我们也要进到那个盒子里啦。

导演是个梳披肩发的汉子，若在街上相遇，许多人会挺烦他，在这儿就比较顺眼了，好像在洗澡堂看裸体一样自然。

披肩发威严地摆摆手，止住场内的嗡嗡声，叫进几个人员，安插到观众席上。观众是便衣，人员也是便衣，但人员是有任务的，而且不能让外界看出痕迹，所以人员东一个西一个，坐得比较分散。

人员坐稳了，披肩发鞠个躬，说在座的都应该是嘉宾，希望多多配合。说完，让大家鼓掌，越热烈越好。观众有些惶惑，真正的嘉宾还没到，给谁鼓啊？披肩发解释，这是为了多攒些镜头，后期制作时，哪个精彩用哪个。观众恍然大悟，心悦诚服，便冲着台上的空椅子一遍遍奉献热情。

热情录够了，披肩发又让观众听一支曲子的开头两句。

披肩发问，听出来是哪个人唱的吗？观众迟疑，披肩发略有些失望：“这是歌星张小三唱的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啊。”

接下来是关了大灯，等待。

等了很久，出来一个女主持人，站到台前，甜笑，“哦哦”试音。



又等了很久,灯光大亮,正式开录。曲子再次响起,女主持人问是谁唱的,观众憋足了劲儿大喊:“张小三!”

女主持人说,那我们把张小三请到现场,大家说好不好啊?语调极温柔,像托儿所阿姨在问小朋友,饭前便后洗手好不好?观众齐声答:“好!”

一股白烟从后台喷出,歌星露面了。但歌星不是来唱歌的,是来谈话的,话题:要不要吃月饼。

另有一些嘉宾尾随登场,依次是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医学家、企业家、质量监督家。女主持人介绍说,他们呀,都很有名。观众感慨,现在顶数电视台和法院有面子,叫谁来谁就来。

排好了座次,嘉宾一一论起月饼。歌星言辞浅,从开裆裤时代讲到现在。专家道理深,从现在讲到用树叶遮羞的远祖。人员也不断起立,握着话筒侃侃而谈,高射炮模样的长臂摄像机转来转去,观众的眼睛都不知看什么好了。到底是现场,感觉就是不一样。

按照既定程序,场内起了争论,一派喜欢吃月饼,一派不喜欢吃。女主持人因势利导,请观众表决。观众人手三块牌子,赞成的举绿牌,反对的举红牌,犹豫的举白牌。由于该程序没有事先排练,一时红牌举得过多,超出了有关方面的预料。披肩发从暗处现身,高声叫停。他语重心长,讲了几点意见,尤其强调了节目宗旨和全局观念。

女主持人带领观众重新表决。这回比较理想,绿牌多了,红牌少了,许多人的口味瞬间逆转,全场欢声一片。

嘉宾席上,史学家叹息:“中国人啊,总是不敢坚持个人主张。”企业家说:“一个月饼,有什么可坚持的?”

录制顺利结束,观众缓缓退场。有人摆好姿态,在布景前留影。一个小姑娘想找女主持人签名,却缩缩探探,不敢靠前。女主持人跟披肩发和嘉宾相谈甚欢,每个嘉宾都得到一个信封,里面不知装的什么。

一个观众凑过来问:“咱这节目啥时播啊?”

披肩发正谈得起劲儿,没有理他。

大 门

刘 齐

大门面街，街上极热闹，有饭馆、水果摊、杂货铺、鲜花店、书报亭，还有总也走不完的行人和车辆。但大门这边不热闹，至少中午、下午、晚上不热闹。大门是灰色铁门，上面写着三行大字：“灵室门前，禁止停车，违者罚款”。虽然没说由谁罚、罚多少，却很管用，真就禁住了。周围密头麻脸停了许多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小汽车，唯独这个门前光溜溜的，像演员退场后的舞台。

灵室是医院的一个部门，过去叫太平间。太平间的叫法比较奇怪，仿佛人活着无论怎么泰然、平静，都谈不上太平，只有咽气了，不动弹了，才会太平，太平无事？天下太平？啊，我一蹬腿，天下就太平，我成什么了？对此，院方好像也有所察觉，或者负责同志比较新潮，勇于求变，一经研究，得，就叫灵室。

灵室门前，一天里，仅有早晨七八点钟，才可能出现繁忙景象。这大约跟风俗有关，说到底，跟人的见解有关。沈阳人重视上午，人生大事都愿意上午办。迎亲，通常在九十点钟，够早了。出殡更早，睁眼就办。

秋季的一天，天气很好，金色的朝霞辉映着灵室大门，有备而来的人群簇拥着大门，一辆面包车用尾部对着大门。车前空地摆一个青瓦盆，里面装满黄表纸。哭声起，轻微而有节制。随之而来的是劝慰声：“七十三，八十

四，八十六了，可以了，高寿，超标，老神仙。”

在场的人以门和车为核心，水波般一圈圈漫延，悲伤度、紧张度依次递减，越往外越低，脸也不那么绷了，心也不那么跳了，甚至于还有握手的、交换名片的、悄声问昨晚球赛结果的，一不小心露出笑容，虽无恶意，仍觉不妥，赶紧往回缩！不料还是被人觑个正着，那人佯怒：“好你个浑小子，总是嘻嘻哈哈的，也不分个场合，回头我告诉你们科长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，”有人解围，“这是喜丧，完了还有酒呢。”

早些年，盛京一带，奉天城乡，办丧事也备酒席，俗称“八中碗”。有调皮鬼遇长辈，常打趣说：“老太太，啥时吃你的八中碗啊？”老太太则笑骂说：“去！小王八羔子，回家吃你奶奶的八中碗。”

出殡人群的最外圈，即是广大而无垠的社会另一块，一切按部就班，像平湖一样无波，像海水一样喧闹。炸油条的小贩大声叫卖，寿衣店的女子埋头阅读，读的是一本时尚杂志，白领丽人在封面作态、凝眸。上班族行色匆匆，忙里偷闲，往大门这边看一眼。上学去的新新人类眼珠子乱转，想围观又不敢靠前。天空高远，树冠斑斓，正是郊游的好时光。没准儿当天下午，孩子们就带了滑板车，结伴去逛北陵。没准儿哪儿也不去，皱着眉在屋里背单词。

最里圈的哭声大起来，时间到，灵柩缓缓上升，从灵室下层升到地面，乘电梯，乘床车，最终安卧于小面包里。

一位西装笔挺的汉子率家人跪在车前，每人腰间系一条白布带，胳膊缠一块黑纱，黑纱上缀一朵指甲大的小红花。

青瓦盆徐徐冒烟，汉子高举过顶，叫一声“妈，送你上路”，呱嚓！把瓦盆摔破。这时，不知哪一位的手机，突然莽撞地响了。还好，不是刺耳的响铃，是轻盈的电子音乐，米来都西拉嗖，拉都西都拉嗖拉嗖米……喜欢听歌的人猜测，八成是西洋曲子《蓝色的爱》。

灵车队走了，去火葬场了，灵室大门重新关闭。

一位穿工作服的老人手持大扫帚，在门前熟练地清扫。他主要扫那一

堆灰烬和碎瓦片，外加两三朵白纸扎的小花。

灵室门旁，还有一个更大的、通往住院处的门。不断有人进去，有人出来，缕缕行行，熙熙攘攘，无法统计进去的多，还是出来的多。有人进去时是一个人，出来时变成了两个人，一个叫母亲，一个叫婴儿。

